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鍪

謄録監生臣劉　澐

西漢文紀卷二十二

明　梅鼎祚　編

劉歆

字子駿向少子復為中壘校尉侍中歷奉車光禄大夫事莽為國師公改名秀謀逆自殺

移太常博士書

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

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移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而是時名儒光禄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乞罷大司農師丹奏歆改亂書章非毁先帝所立遂不得立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

求出補吏

歷三郡守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

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
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
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
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
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
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
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
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

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脱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逺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臧

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詞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

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兹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

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

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漢書○桓公一作柏公誤桓生以頌禮為大夫貫長卿受詩毛公並見儒林傳○紀文選作記七十子作七十二子終作卒讀作讚三十九下有篇字問編作脫編傳問作博問惜閔作歎憖文學作文教考視作考試寧作與

答文學

誠思拾遺冀以云補李善文選注

與揚雄求方言書雄為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為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積二十七年成帝時歆與揚雄從取

方言

歆叩頭昨受詔宓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迺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宋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爾為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

歆身修軌不暇何偟更創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為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為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傜俗適子雲攗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為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于

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葢蕭何造律張倉推歷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挈一作絜）

楊雄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視覬動

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汙暴于官朝今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敎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裹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卭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

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㸃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堣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絶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

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擿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憙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刋之書也又言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

為抵蕡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隟而當匿乎哉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情之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宋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令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

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令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寛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惟執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洪邁曰世傳揚子雲方言未有成帝時劉歆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荅書以事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初無所謂方言觀其荅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荅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

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鼎以洪在宋頗稱辯博此書之疑于理為長今按揚雄本傳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文選李周翰注漢書云子雲嘗作綿竹頌成帝時直宿揚莊誦此文成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葛洪西京雜記云揚子雲好事嘗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裨補王充論衡云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蓋此書多据拾諸說而擬為之者也且其中句義如曰譽至之雄般之實五稼飽邦民縊死以從命也之類了不成文然雄自序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師而書言為方言二十七歲于今則是時雄年七十餘雄卒止年七十一此與歆往反書又似在莽篡後亦非成帝明矣俱不足信○更視一作愛視至之作至日淫跡下無汙字常見下無也字且休一曰旦休衛卒古文苑作衛率相反作相反覆頻示之作頻示其成者

牴冀作抵冀匿乎下無哉字至情作至精著訓於帝籍作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從命下無而可二字長監於作長監所○渠選注作室為事一作為士怠一作忘

上鄧析子

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

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第上

王莽服母緦縗議　居攝二年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

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議莽遂行焉

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内也昔殷成湯既没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宫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没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遭孺子幼少未能共

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兹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

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

三統歴說漢書云初孝成世劉向總六歴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

統歷及譜以說春秋
推法密要故述焉

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

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故春秋剌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

日御不失曰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一黄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

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曰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

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初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㠯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㠯象兩兩之又㠯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㠯再扐兩之是為月法

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呂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呂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鍾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

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啟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數為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月相求之術也朔不

得中是為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生故曰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是為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是以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

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故魯僖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

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

生自寅成於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

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歳星土合於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隂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隂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

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
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千一百二十
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
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
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為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
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
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
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

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新序論史記商君傳末注載劉歆新序論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内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

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

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徳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甞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徳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戸無怨言今衛鞅内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

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寛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鄭子真

教華陽國志鄭子真褒中人也家谷口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教曰大將軍王鳳禮聘不應

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按此未詳為何教

莊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修行賣卜成都市各因其人導之以善得百錢閉肆下帷而授老子經

座右銘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妬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絶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藪

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道德指歸說目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効經列首天地為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

故上經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覆往反覆相過淪為一形冥冥混混道為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為門上經為戶智者見其經効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萬物數矣

班嗣字君山扶風人彪從兄內足於財不屑榮宦終于家○嵇康髙士傳作樓煩人

報桓譚書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雖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之

行已持論如此

若夫嚴子者絶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虚淡泊歸之自然獨師友追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不絓聖人之網不鶚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顔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曽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道遂匍匐而歸恐似此類故不進

伶玄

趙飛燕外傳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為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産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脉之書善行氣術長

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為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為舍直常竊傚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貲服疏若財且顓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為愚人飛

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徳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温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為神仙飛燕縁主家大人得入宫召幸其姑妹樊嫕為丞光司帝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為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略無譴意宫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逺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耶既幸流丹浹籍嫕私語飛燕曰射

烏者不近女耶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嫕上簿嫕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嫕為帝取后五采組文手籍為符以名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沈水香為卷髮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

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嫕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宫中號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嫕計為后别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嫕諷后曰上久亡子宫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嫕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悦以輔屬

體無所不靡謂為温柔鄉謂嫕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嫕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賜嫕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為趙婕妤婕妤事后常為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褏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為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宫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為帝曰姊性剛或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

殺之侍郎宮奴鮮絝蘊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
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沈水坐燎降神百
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
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
華其姑為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
陽華善貢飾常教后九迴沈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
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為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
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嫵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

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眎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為枕前不夜珠為后壽終不為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沈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

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緑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揺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匳精金彄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筯二雙碧玉膏匳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沈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為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沈水

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裾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嚱細嫋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

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他日宫姝幸者或襞裙為縐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為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為前殿後殿又為温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黄金白玉以璧為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久安却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卧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

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嫕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嫕侍后浴語甚讙后爲樊嫕道夷言嫕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鬬鴨水池上苦獺齧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眞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汙吾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

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為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為姊來寧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囓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囓人乎昭儀素畏事后不虞見荅之暴孰視不復言樊嫕脱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

抽紫玉九雛釵為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為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嫕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

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帝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太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眘卹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

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絶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絶倒裛衣視帝餘精出湧霑汙被内須臾帝崩宫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

伶玄自叙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尚真朴無所矜式揚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

交雄深憮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爲淮南相大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嫕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

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子于爲河東都尉班躅爲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數其罪而捽辱之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紬子

于無所收録

桓譚云王莽時茂陵卞理者不仕以夏侯尚書授時更始二年赤眉過茂陵卞理棄圖書隱山劉恭入其廬獲金滕漆匱發之乃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示予曰卞理之琴師玄云也

尚書臣勗校中書右伶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交錯不可具曉謹與臣勗書同校定相證别删去其不可詳合為一篇其趙后樊嫕無所終疑玄之闕文也

淳于緹縈

上文帝請贖父刑書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文帝憐悲其意為下令除肉刑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漢史同

卓文君

司馬長卿誄西京雜記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

作美人賦欲以自剌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雜記其辭不載且依託題橋及琴歌為之琴歌與此皆傅益也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横劒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髙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娱永託為妃兮不恥當壚生年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

聽予泉冘可從兮願殞其軀

匈奴冒頓單于

遺高后書太后時冒頓單于寖驕遺太后書有嫚語太后大怒欲發兵擊之以季布諫止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單于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高太后報匈奴書單父人呂公女歸高祖生惠帝尊為皇太后臨朝稱

制

單于不忘樊邑賜之以書樊邑恐懼退曰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帝駕

遺文帝書

文帝三年匈奴有賢王入居河南侵盜上郡詔丞相灌嬰擊走出塞明年單于遺漢書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廷議以為單于新破月氏乘勝和親便前

六年遺匈奴書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

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

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史記○氏漢書作支通用距作恨兄作昆小作少使之西作使至西方馬彊作馬力夷滅作滅夷降下之作降下定之始古作古始安其處作得安其處者志也無也字雩作虖淺

文帝遺匈奴冒頓單于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

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

余一黄金飾具帶一黄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緑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〇史記

真德秀曰按此書固不逆其善意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若兵為辭此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同前漢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

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黄金飾具帶一黄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遺匈奴老上單于書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漢使使

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又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復約和親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户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説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

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
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
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
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
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
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
及魚鼈上及蜚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

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史記

○樂彥云當戶且渠各有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師古曰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

同前漢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
民貪降其趨背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
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
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
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
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

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

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匈奴狐鹿姑單于且鞮侯單于長子

遺漢書武帝時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塞兵敗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漢遣使者報送其使

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書闓讀與開同

匈奴呼韓邪單于

上元帝書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

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　漢書

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囊知牙斯

上哀帝願入朝書　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哀帝時囊知牙斯上書許之元壽二年來朝

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

德

上更名書　平帝時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

白太后厚賞賜焉

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名曰知

烏孫昆彌　西域

上宣帝求救兵書　匈奴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居延惡師地

公主上書求救會宣帝初立烏孫昆彌復上書本始二年漢大發兵匈奴遠遁

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

郅支單于

上元帝書 郅支殺漢使衛司馬谷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因都護上書其驕嫚如此陳湯甘延壽出西域矯制討誅之

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 漢書

南越王趙佗 真定人王四傳而滅

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檄 秦二世時漸亂南海尉任囂語龍川令趙佗以

興兵絕新道自備可為一國置將死被佗書行南海尉事佗移檄斷道因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漢高帝初立就封焉

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

下國中令佗高后時自尊號為南武帝及文帝立遺佗書佗於是下令國中為書報謝詳前文帝下

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竝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史記

南粵王趙胡佗之孫

上武帝書

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弟餘善殺郢以降

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漢書

南粵相呂嘉

下國中令

南粵王胡子嬰齊宿衛長安娶邯鄲女樛氏生子興興嗣立母為太后元鼎初霸陵人安國少季使粵故太后少先與私通者太后勸王因使者請內屬丞相呂嘉乃下令國中攻殺太后王而立嬰齊長男武帝遣路博德討滅之置儋耳九郡

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

段孝直 鬼

上訟冤表

搜神記孝直景帝時舉孝廉為長安令著清慎聲有騟駮馬日行五百里

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每索之孝直辭以亡父所乘緯致恨密搆孝直贓事收下獄臨死告妻以紙三十張筆十管墨五挺安墓中經五十餘日景帝大會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帝覽訖忽然不見乃詔收緯坐枉殺刑於墓而祭之追贈孝直尚書郎故語云莫言鬼

無身杜伯射宣王莫道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滞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清慎尋以論遷劇邑稍免瑕疵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内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冤枉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何以免此幽沈并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冤抑

溢城井銘　潯陽記溢城漢灌嬰所築孫權經此自立標井掘得井銘權忻以為瑞井

江中風浪
井水輒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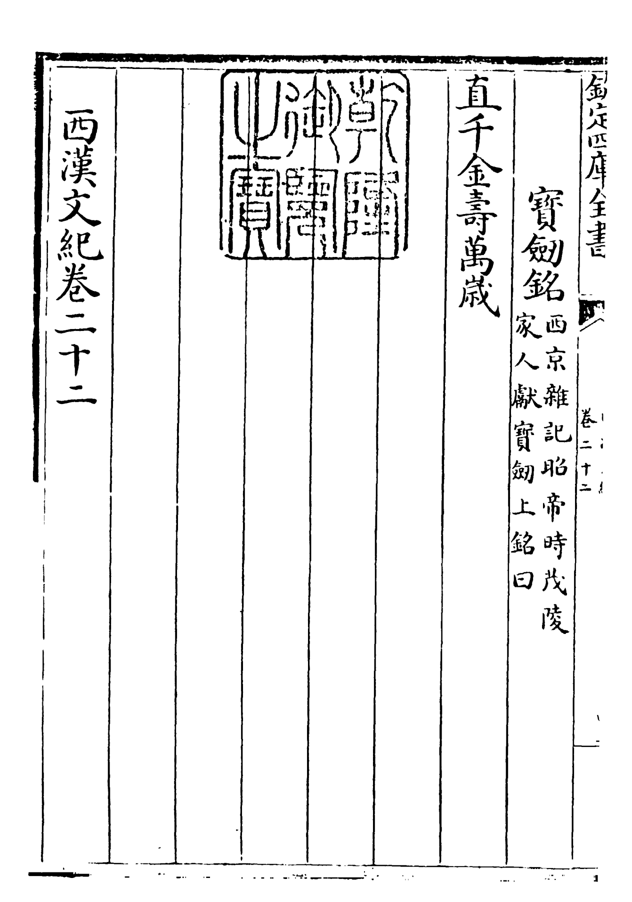
潁陽侯所開三百年當塞不滿百年爲當運者所開

滕公石槨銘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使士卒掘入三尺得石槨有銘焉以問叔孫通曰科斗書也死卽葬焉

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王史威長墓銘 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

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壄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



寶劍銘　西京雜記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

直千金壽萬歲

西漢文紀卷二十二